

如果德法荷现在大选,欧盟前景更不妙了



本报记者 赵恩霆

当全世界正努力消化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冲击波时,欧洲政坛的天空也正集聚着越来越厚重的阴云。

在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入主白宫、法国国民粹势力高涨的大背景下,德国总理默克尔被西方国家视为最后一位靠得住的旗手。然而,本周一德国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支持率下滑约2.5个百分点至30%。同时,竞争对手德国社民党的支持率则大幅攀升约10个百分点至31%。可别小看这1%的逆转,这是自2012年7月以来,社民党的民意

支持率首度超过联盟党。

随着社民党支持率陡增,其党主席、总理候选人舒尔茨成为默克尔谋求连任的最大拦路虎。民调数据反映出的德国民意变化,一方面有对已执政11年的默克尔审美疲劳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源于民众对默克尔难民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的不满。在当前美欧社会围绕全球化和移民等问题普遍偏向保守的情况下,与之逆行的默克尔必然会面临考验。不过,目前距9月24日德国大选还有半年多时间,默克尔还有足够的时间来与舒尔茨过招。

法国的形势显然更加复杂和敏感。曾与德国一道组成欧盟双发动机的法国,不仅经济表现疲软,政治上也正经受着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及其领导人玛丽娜·勒庞的强力冲击。这并非该党和勒庞家族首

次崭露头角。早在15年前的2002年大选中,玛丽娜的父亲、国民阵线创始人让·马里·勒庞就曾杀入第二轮投票,震惊法国和欧洲。这说明在法国极右思潮一直有市场,只不过当年是法国的政治传统压制住了这股力量。

随着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蔓延,法国经济陷入低迷,使得玛丽娜领导的国民阵线借2012年大选又造了一回势。随后,在难民危机和巴黎、尼斯等恐袭事件的冲击下,法国社会矛盾和民意风向转变,进一步助长了国民阵线的影响力,把法国这一对欧盟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大国推到了风口浪尖。

法国舆论研究所4日公布的民调显示,主张退出欧元区的疑欧派玛丽娜将在4月23日第一轮投票中斩获25%的选票,而独立候选人、前经济部长马

克龙和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理菲永将分获20.5%和18.5%的选票。但在5月7日的决胜轮投票中,玛丽娜将以37%对63%的劣势输给马克龙。

不过,政坛新星马克龙日前被爆“婚外情”丑闻,不知这是否会像菲永的“吃空饷”丑闻一样拖累选情。而且民调预测结果显然将法国“左右联合做掉极右”的政治惯例考虑其中,但这一惯例今年是否会奏效也存在不确定性,毕竟法国的社会环境较以往已发生巨大变化,极右思潮从未像今天这样在法国受到支持。预想中的玛丽娜与马克龙的对决,意味着保守与开放的搏斗,法国大选可谓欧盟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此外,3月15日荷兰也将举行大选,而且目前民调领先的又是极右翼政党自由党。荷兰

虽不像法德那样在欧盟中举足轻重,但作为欧盟创始国之一,荷兰的一举一动仍十分引人注目。而且,回顾历史,荷兰人对欧盟并非百依百顺,该国曾在2005年公投否决了欧盟宪法,去年还曾公投否决欧盟与乌克兰联系国协定。面对以自由党领导人威尔德斯为代表的极右势力抬头,目前谋求再度连任的荷兰首相吕特已通过调整竞选策略拉拢极右选民。

在荷法德三国选情胶着之际,欧盟还需要提防另一个不稳定因素——希腊。今年7月,希腊将有80亿欧元的债务到期需要偿还欧洲央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放话拒绝救助希腊。一旦希腊救助计划失败,那么欧元区危机将再度上演,这将进一步鼓励“脱欧”势力和疑欧派,欧盟的不确定性还将继续增加。

每逢佳节胖三斤?减肥容易保持难



本报记者 王晓莹

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五,一般来说,这一天也意味着“过年”的结束。过年期间,各式各样的美食加上胡吃海喝,不少人又认真贯彻了“每逢佳节胖三斤”的原则。这不,年后他们又开始忙着减肥了。但最近英国的一档电视节目告诉我们:减肥或许不难,可保持住减肥后的苗条身材,却难倒了很多减肥者。

七年前,来自英国南安普顿市的哈莉特·詹金斯成为了那年最耀眼的减肥明星。身高1.72米、体重165公斤的哈莉特,通过15个月的节食,以每月掉6.35公斤肉的速度,成功减掉大半个自己,将体重降到了70公斤。减肥成功的她,那年身着一条小黑裙,金发披肩,出现



7年前,减肥成功的哈莉特和减肥前的自己(人形立牌)合影。

在舞台上,仿佛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明星。在当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中,哈莉特满脸笑容地展示一条她减肥前穿过的牛仔褲,褲腰簡直可以裝下兩個減肥后的她。

然而,七年后,当再次见到哈莉特时,你一定会大吃一惊:虽然不愿意透露自己的体重,但她显然又吃回了减肥前的体重。



如今的哈莉特。

原来,当年减肥成功后,哈莉特的体重就开始反弹,而且和减肥时的速度一样,以每月6.35公斤的速度增加。原因很简单——“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复胖,因为我吃得太多了。”哈莉特说。

除了哈莉特,英国4频道的这档节目还采访了另外两位几年前的减肥“励志名人”,包括

59岁的简·霍尔和50岁的勒罗伊·威尔逊。简在2012年减掉了50.8公斤,如今又长回了31.7公斤。勒罗伊更夸张——当年医生告诉他,再这么胖下去,他很可能得心脏病,因此,他定下了“要么瘦,要么死”的减肥目标,7个月内狂甩108公斤。勒罗伊一时成了名人,又是上封面又是拍广告,甚至还有很多女孩给他写来求爱信。然而,如今的他又恢复了146公斤的体重,虽然部分原因在于他因病服用过激素类药物,但另一方面,勒罗伊自己也说,“从胖到瘦,不适应这种变化。”

对于这几个“减肥冠军”的“复胖”,有专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两方面:首先是在心理上,他们不适应这个仿佛重塑自我的过程,又容易在名噪一时后放松自己;而体重反弹后再回想起当初的辉煌战果,可能导致沮丧而更加自暴自弃。更重要的是,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饮食习惯本来就容易让人发胖,而用节食作为减肥手段又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想把减肥成果保持到底,确实不容易。数据显示,有四成“极端减肥者”在减肥成功后复胖,最多的胖了127公斤。

专家说,即使那些正常减肥的人,恐怕也很难避免反弹。每年英国约有三千万人在减肥,但在减肥成功三年后,约有10%的人又会回到减肥前的体重。

看到这里,你会不会有点绝望:到底怎样才能彻底告别肥胖?别难过,也不是没有正面案例。31岁的丹尼尔·惠勒2012年把体重从139.7公斤减到了89公斤,但与上述三人不同的是,现在他仍保持着匀称的体型。惠勒的秘诀就是:他早早就意识到,靠节食不如靠健身。他辞掉了原先的营销工作,如今是一名健身教练,正是每天的锻炼帮他保持住了减肥后的身材。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健康心理学教授曼恩说,那些成功保持减肥后身材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天至少锻炼一个小时。“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控制体重。”

叛教者尤里安与罗马帝国的衰亡



本报记者 王昱

最近这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签发的一系列政令很是吸引眼球,尤其是那道一口气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的限制令,更是惹来了一场泼天的抗议潮,美国“自由派”的政客和民众激烈地批判特朗普“违宪”甚至违背了“美国立国精神”。

其实,“自由派”们批判特朗普用不着这么上纲上线。若说特朗普的禁令违宪,那美国历史上违宪的事儿还真没少干,远的不说,20世纪初的“排华法案”执行了那么多年,那会儿美国宪法哪儿去了?“美国立

国精神”何在呢?真正变化的是那些抗议者,漫长的和平而富足的生活让这些人患上了“圣母病”,忘记了他们的祖先曾怎样攫取血淋淋的第一桶金而不那么讲究“政治正确”。

那么,特朗普能治好自己民众们的“圣母病”,让美国重现那种不那么政治正确的“伟大”吗?前景很不乐观。因为上追一千多年,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位也想要力挽狂澜的人,可最终却不仅给自己留下了一世骂名,还加速了帝国的分裂和灭亡。

罗马帝国皇帝、叛教者尤里安是在公元361年登基称帝的,他继位的时间点十分微妙,在他接手江山前不久,他大爷君士坦丁大帝刚刚宣布将基督教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个转变看似只是个宗教信仰问题,但实际上对罗马来说是个

很要命的问题。首先是军事,古罗马多神教是十分强悍尚武的,士兵出征前都要到战神庙前集合宣誓,而早期基督徒却拒绝服兵役,甚至拒绝触碰武器,这就导致了罗马立刻陷入征兵困难的窘境。其次,基督教讲究人人平等,于是罗马遵照该精神把公民权赋予了境内每个自由民(相当于普发签证),这个政策的初衷虽然很好,却让原先有公民权的那部分罗马人丧失了优越感和公民心,而拿到公民权的新移民们也不领情,不把罗马当自己的祖国建设,罗马人心进一步瓦解。

原本信奉基督教的尤里安上台后立刻搞起了复辟,宣布废除基督教的国教地位,要求罗马回到过去的多神教传统中去,以图让罗马重新伟大。

应当说,皇帝本人为此干得十分卖力,他放弃了基督教式

的君权神授光环,而重新拿起了“平等者中的第一人”这个古罗马“民选皇帝”的称号,甚至穿上托加袍跑到元老院和广场上去演讲,苦口婆心地劝说民众们重拾罗马旧日的精神和荣光。

然而,承平日久的罗马人已经没有祖先的那副铁石心肠,他们厌恶多神教的那种血淋淋的祭祀,认定古罗马有条件的公民权是一种野蛮。更糟糕的是,尤里安的宗教复辟还撕裂了罗马内部已然脆弱的共识,多神教的支持者们在忍受基督教多年的扩张后已经憋了一肚子火,如今有皇帝撑腰,可算逮住了秋后算账的机会,他们上街打砸抢、公开抢夺基督徒的教堂,而基督教徒立刻以针锋相对的回击,整个罗马内部几近陷入内战。

尤里安对罗马内部的混乱束手无策,最终只好宣布远征

萨珊波斯以转嫁国内矛盾。尤里安被很多人认为是继图拉真之后最会打仗的罗马皇帝,然而,在对萨珊波斯的征战中,这位皇帝表现出的却只有蛮勇,他屡屡身先士卒,冲到第一线“找死”。最终,一支波斯箭射穿了他那颗登基以来饱受煎熬的心脏。

这就是叛教者尤里安的故事,他有超拔的眼光、坚强的毅力,却掰不过时代的手腕。在他死后一千多年,一位俄罗斯作家以他的故事为题材创作了小说《诸神之死》。的确,在尤里安个人悲剧的背后,是罗马帝国精神的衰亡,而在这个帝国沦落的背后,是古典多神教文化的被摒弃和没落。

这就是尤里安人生悲剧的真相——如果一种文化已然被人淡忘,一个人的力挽狂澜留下的也许不是伟岸的身影,而是不解与嘲笑。